

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明·沈节甫辑

纪
录
汇
编
(四)

中华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

中国文献珍本丛刊

纪录汇编 (全四册)

辑录

明·沈节甫

出版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北京文津街七号)

印刷

北京大中印刷厂

装订

三河市临京古籍印装厂

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出版日期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定价

六〇〇元

印数

二五〇部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六十九

庚巳編卷第六

陸繁

徐武功

武功伯徐公有貞天才絕世其學自天文地理釋老方伎之說無所不通已巳之禍前數月熒惑入南斗公私語於劉原博博原博亦善占候曰吾亦知之若社稷有福天子或感疾而瘳庶可厭當時之罰耳久之終不退舍公曰禍不遠矣巫命妻孥南歸皆重遷有難色公怒曰汝不急去直欲作達人婦也遂行比

紀錄彙編卷二百六十九

乙

付尤

過臨清數驛而上木敗報至矣其後得君柄國銳意功業而居間多不樂時謂所親曰火星甚急侯稍退吾方可以爲未幾竟爲曹后所擠訖不得伸其志以去天順辛巳七月公居鄉一日語客曰子見天象乎宦官之禍作矣吾爲吉祥所陷今彼之受禍視吾更慘也未旬日而吉祥從子欽被誅甲申春茂陵嗣統公推運造當得二十四年族人以他事憾公將發其語公謝而得免以成化改元併嗣統之歲數之正得二紀辛卯歲偕太守林公入郡學指大成殿鴟吻曰此有青氣上徹重霄乃文明之祥也來年吳士其

紀錄彙編卷二百六十九

二

尤

有魁天下者乎明年吳文定公及第公雅重文定家食時已有大魁鼎輔之期嘗謂客曰吳君入閣之後天下始多事矣洎弘治末文定入綰綸綍沒後半歲而泰陵鼎成未幾而逆璫擅命時事大變繼以潢池之擾而朝野不靖蓋累年云公初下制獄引鏡自鑑曰面色灰敗吾定不免乃日拱手默誦其所奉斗母咒又數日復就鏡曰吾今乃知免矣迨獄且論決而風雷大作承天門災方輟晦中或見錦衣堂上有物如豕者七蹲焉蓋斗神所爲也公奉斗極誠每日必北向四十九拜雖寒暑無間閭門不食豕肉公亦自秘其術不輕示人沈處士周少被公賞愛嘗燕見從容請其術公笑曰子欲試之乎顧庭中有犬卧焉因取所佩一人髮圈加於臂以指旋而左犬若被扼繫者展轉欲絕又旋而右犬帖然安卧如故矣長洲薛副使英祖墓在夷亭公舟過之指謂人曰此地當出一繫金帶者時薛猶未達後竟舉進士第至今官金齒衛學舊鮮成名者公摘居相其地謂植樹木其西以爲障當有益有司從之科第由是遂盛其他巧發奇中者尚多不能悉記

張道士

太倉沙頭市道士張碧虛早歲遊江湖得異術所居村中一教書學究家僅足衣食嘗有五人泊舟其門衣冠如貴游公子延學究入舟盛設享之學究因亦設饌以謝自是無日不來來必欸飲所費浸多漸不能給至典賣衣物以繼之其所飲酒餅罍堆積滿場其家苦之而不能遠也鄰人恠之扣以五人居止姓名謝不知乃曰此必祟也聞張碧虛精於斬勘盍招之乃使人請張張先令其家迎所奉王靈官像供其室爲恠攝去繼掛真武亦如之乃以令牌天蓬尺往復被攝置梁上張怒自備香紙符檄至其家行持數

紀錄彙編卷百六十九

三

付

日忽數攝牌尺自梁上墜下仍用學究館生所寫倣書裹之張喜曰是計窮矣已而其家一羣兒奔入告云有數百箇鬼朱髮藍膚頭目獐惡在場上逡巡又傳報云一將軍紅衣兜鍪從者數百人皆着紅將軍立場間指麾紅衣人將諸鬼一一捽之入諸酒餅中諸鬼彷徨搶攘勢甚洶洶張知將軍是靈官神也使兒伺其每入一鬼則持餅來書一符封之投於水便沉下去餅投盡鬼亦盡將軍及從者一時都滅乃設祭謝將未畢學究家忽失其長子徧尋不得數日乃歸問之云被五人者捽我入舟意象迷罔行百數十

里身忽在岸恍如夢覺乃在蘇州吳山下因從居民問路得歸吳山地近楞伽疑五鬼者五通也

婦產蛇

蛇王廟在樓門外一土墩上廟前有府隸龔茨菰者其子婦嘗遊廟觀神像有感歸而恍惚如醉自是不復與夫寢處常見神來就之與狎昵歲餘腹大如有妊及期而產小蛇十數頭滿一虎子龔知蛇王所爲也奔至廟擊神像供爐之顛盡碎之而返延醫療其婦久之乃瘥右二事鄧愷說

江神魚頭

紀錄彙編卷百六十九

四

明

母黨沈江家人商於江右載貨物自大江而下中流船忽漏水倉卒間貨物皆重大不得移動船人惶恐無計但拜禱江神求救俄而水不復入安行達家則一魚頭也神明之巧至於如此

趙珙妻

長洲沙湖趙珙有嬖妾正室甚妬不令視寢多以白晝乘私間通後有姪生子頭有短肉角面作藍色啼聲如鬼惡而殺之凡三乳皆然按月令二月雷乃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解者謂容止房室之事褻瀆天威故生子形體必有缺今人於日月雷

霆之下交接所生男女往往有形體怪異者如趙妾事世多歸之妖禍或以爲業致之是殆未究其所以然也

神船

陽山惠璫說其鄰居一小民以事之京師還至張家灣附船時方黎明見河中一船甚大貴人冠服坐其中侍衛者十數民趨拜船所言欲往蘇州求附載貴人曰吾船今到蘇州爾卽命載之民坐船尾良久覺困倦乃脫所着草屨置身畔以衣囊爲枕暫睡不覺沉寢寢寤開目乃見身卧草野中囊籍首如故而草屨不見驚起視日猶未晡行出官道問人此何處曰楓橋也益大駭循途至閭門入一廟中少憩舉首見神像儼如舟中貴人屋偏掛一船與向所見粧飾不加異但加小耳船底及櫓皆濕撰其尾則草屨在焉竦慄下拜問之巫祝云宋相公廟也

鬼還家

吳人富某死踰年既葬其子以清明上塚設祭方悲哭塚中忽應諾曰汝毋庸痛哭吾今隨汝歸矣其子哀慕之極不復怖畏卽隨聲呼之鬼便向子歷道平生事甚詳悉子到家間有聲在堂中則其父魂識已

歸矣呼妻女出慰問款密宛如生時妻問曰君去世許久亦思食乎鬼曰甚善乃設雞肉於案雖不見形而有頃物自都盡及暮曰吾當還可令一僕相送僕送到塚鬼囑曰吾某日且歸可豫相候及期候之鬼便遂歸自是晨來暮去稍稍處置家事皆有條理其家每迂賣貨物商人至鬼便與議價交易初以爲怪後亦安之鬼畏狗僕送之常爲驅狗不令近一夕將去適無送者遂爲羣狗所嚙呌呼上樹而滅此後竟不復來

牛償負錢

紀錄彙編卷二百六十九

陽山農民養一牛已二年健而善耕一日暮忽失去民出尋之不得到一田畔見黑衣人立水中民問君見吾牛否應曰吾卽牛也負君錢合耕作一年以償今滿矣更當入西山霍清家君往彼得錢五千便可賣我民聞之大驚反走已而顧之又成牛矣呼家人同往縛歸明日牽至清家賣之清一見便忻然肯買酬價恰得五千

右二事亦惠璫說

王端毅公

三原王端毅公以清忠勁節負天下重望爲近時名卿之冠年七十八致仕九十三而終臨終之日既遷

正寢戒家人曰吾氣將絕必有風雷環繞吾居爾輩謹無哭當靜以待之比公方瞑目少頃雷震大風雨下如注家人相戒屏息良久開霽乃敢舉哀及殮視公貌如生焉時正德戊辰月日也嘗聞河津薛文清公沒時亦有風雷之異白氣貫空經時乃滅正人君子氣與天地相爲感召者固如此夫

嶽武穆祠

嶽武穆王廟食湯陰其地蓋王之故鄉也弘治丙辰粲從父宮保公以御史巡按河南且滿歲行部至縣經祠所見牆上石刻盡忠報國四大字徑可四尺意

紀錄彙編卷二百六十九

七

李

將祇謁是夕宿察院夢入祠瞻拜神起迎欸語良久神曰予比解兵柄時在西湖游衍甚得山水之樂恨不久耳公問曰史言王爲秦檜謀陷有諸曰誠然然致害者張希獄也因請於公曰某棲託於此屋宇傾圯幸公一鼎新之公辭以職非守土且不久當代去恐未易料理神曰正須公一言於守巡耳公唯唯視神目與鼻左右若有四創揖而去遂寤遲明往謁神像與夢中所見肖似祠宇穿漏神面爲霖雨摧剝有損傷者四處公異之閱縣庫得羨銀捌拾兩以託分巡僉事包裕又以書與巡撫陳都御史德修新其祠

祠成弘敞倍勝於舊公親爲工部伯父說

瘼狗

嘗聞瘼狗噬人令人腹中生狗雛不能產而灰頗疑其妄近里中跨塘橋周氏有犬一日就地舐物忽發狂奔走噬人周有養女婿年十五被噬而死後焚其屍滿腹中皆泥也狗亦灰剖腹視之中有泥聚小蛇一團其大如指人言蛇交遺精於地狗食之故然然人腹乃亦生泥是可怪也萬鉞說

九僊夢驗

紀錄彙編卷二百六十九

八

李

福建僊遊縣有九僊者以所夢著靈異相傳漢時有何氏兄弟九人學道於其地飛昇故山水多以九仙名山上有道觀其中塑九仙像及傳夢判官人所夢者先於判官前致禱祀以白鷄因留宿祠中夜必有夢起用杯琰卜之如得勝兆則已否則此夢無准及夜再祈如有僮僕相隨者其夢亦同多爲隱語過後始驗記吾鄉人數事云常熟雙鳳鄉人顧某母老問壽數夢神擲與一布裘卽諺所謂擦膝者以其長歲後其母病膝疽而卒乃悟擦膝者猶云了膝耳長洲學生徐昊託朱教諭家人祈終身事返報云夢到一高山下但聞大風刮地而已後十餘年昊以蠱病死

死後或解其意云易卦山下有風爲蠱也文太守林知溫州時遣二隸往問數壽答云問孔老人自知之先是文命孔老人鋸解一木隸還報知明日文升堂老人適跪曰板數云五十五片與文年數正合爲之竦然問曰尚可解乎曰朽爛不堪解文大不樂未幾疽發背卒王御史憲臣故蘇人而占籍京師既貴常有桑梓之思自謂他日得嫁女於蘇且有一居宅卽留家於此及知浙之永嘉使從者往乞靈以決二事先問嫁女云白石階前先唱第也是龍華會裡人又問居宅乃夢到一所門貼一道家符上有二印後王

紀錄彙編卷二百六十九

九

王

女歸於朱狀元希周之子其一驗矣及買第城東份得一道院入門見楣間一符上有天師印二復與夢合於是定居焉一鄉前輩忘記姓爲閩守便道過家時其妻有姪將產守到官久未得家信使祈所生男女報云是福寧不是福清守大喜曰吾得男矣問之曰吾行離家時語吾妻云生男當名福寧生女當名福清義取閩之二縣也然此言獨吾妻知之耳今仙語云然非男而何又數日報至果男也

神丹

江陰米商有女年及笄色美忽爲神物所憑嘗見一

奚丈夫入房與交合自稱爲五聖父母爲延師巫治之百方不能止後無可柰何亦任之女每有所須雖遠方非時之物一指顧間可致時出金銀珠貝之類克初於室然一玩卽復攝去不肯與女女嘗見金數千錠積屋隅試取之入手便化成瓦石或是紙所爲者返之則又成金矣一日以塊物遺女其質類石謂女曰此神丹也人或以熨胸腹卽時復活宜寶之止以濟汝一身雖父母不得與也女收藏之會其伯母猝病死女欲驗其物卽出之以示母母持去置病者身卽蹶然復生神來怒責女曰語汝云何安得輕用

紀錄彙編卷二百六十九

十

怡

吾丹索而觀之卽奪去從此遂絕不來陳洪說

鸚鵡山茶

子遠說其婦兄都元翁正德己巳春與數友遊青山入寺僧房庭中出茶盛開僧出一花示客其狀宛如一鸚鵡二瓣左右互掩爲翼三瓣合爲腹二鬚垂爲足而蒂橫出爲頭兩旁復有黑點如目焉僧云卽此樹間所開也可謂異矣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七十

庚巳編卷第七

陸粲

鐵寇道人

鐵寇道人張景和者江右之方士也道術甚高人不
能測 太祖皇帝初駐滁陽道人詣軍門謁言於
上曰天下淆亂非命世之主未易安也以今觀之其
在明公乎 上問其說對曰明公龍瞳鳳目狀貌非
常貴不可言若神禾煥發如風掃陰翳卽受命之日
也 上奇之留於幕下屢從征伐 上與陳氏相持

紀錄彙編卷二百七十

乙

付光

每令望氣以決休咎言出必驗番陽之戰友諒中流
矢歿兩軍皆未知覺道人望氣知之密奏曰友諒歿
矣然其下未知猶爲之力戰請爲文以祭使歿囚持
往哭之則彼衆氣奪而吾事濟矣 上從其言漢兵
遂大潰後 上定鼎金陵凡諸營建必令道人相其
地大兄信用嘗遊鷄鳴山寺時 上以刹宇高敞大
內欲毀而更置之猶未言也道人忽謂寺僧曰 聖
上有意毀汝寺來日當臨幸汝等於中道遮訴之庶
可免也僧素神其術明旦相率燃香出山數里以候
駕至僧拜懇不已 上訝曰我無此心若輩何以

妄訴僧曰此鐵寇道人教臣等耳 上異之遂止不

毀初徐武寧王爲列將時道人謂之曰公兩顴赤色
目光如火官至極品所惜者僅得中壽耳後果以五
十四而薨道人結廬鍾山下梁國公藍玉携酒訪之
道人野服出迎玉以其輕已不悅酒行戲曰吾有一
語請仙兄屬對云脚穿芒屨迎賓足下無禮道人指
玉所持柳盃復之曰手執柳瓢作蓋尊前不忠玉武
人不喻其旨相與一笑而罷後玉竟以謀逆伏誅赤
其族道人居都下數年一旦無故自投於大中橋水
歿 上命求其屍不獲已而潼關守吏上奏云某月

紀錄彙編卷二百七十

二

付光

日鐵寇道人策杖出關計之正其投水之日也由是
訖不復見云

南都儒士
毛生說

陳子經

四明陳經子經嘗作通鑑續編書宋祖陳橋之事曰
匡胤自立而還方屬筆之頃雷忽震其几子經色不
變因厲聲曰老天雖擊陳經之臂亦不改矣後三日
子經晝寢夢爲人召去至一所門闕壯麗如王者居
門者奔入告云陳先生來矣子經進立庭下殿上傳
呼升階中坐者冕旒黃袍面色紫黑降坐迎之曰朕
何負於卿乃比朕於篡耶子經具知其宋祖也謝曰

死罪臣誠知以此觸忤陛下然史貴直筆陛下雖殺我不可易也王者俛首子經下階因驚而寤洪武中子經爲起居注坐法死臨刑上曰吾特爲宋祖雪憤矣此事舊聞諸先輩近見陳永之先生所記云舊編書奉周王爲鄭王子子經易奉字爲廢與此同不

羅侍郎

侍郎羅公汝敬爲人剛直與楊文貞公同鄉郡偕官於朝每不滿文貞所爲數面斥之文貞頗不樂薦令巡撫寧夏時羅公已年老至邊未幾胡寇大入方督戰所乘馬蹶墮深坑中不能起恍惚見紅袍者翼而

紀錄彙編卷一百七十

二

行

蔽之寇無所見而去會有後援得免遂上章請老而歸

沈知剛

長洲沈知剛少從父宦遊一夕燈下俯几讀書忽有人携其燈疾行而去知剛驚起逐之身纔離榻所坐處壁一堵拉然而崩爲之睜眙視其燈故在對壁案上門戶皆扃鎖而其人已失矣蓋神物所爲云趙元壁說

關公

長洲顧舉人蘭往年會試京師舍於逆旅得寒疾甚重自念去家數千里羈旅寒困而病勢若此殊以爲

憂見卧旁掛關公像一幅乃於枕上默禱其庇祐朦朧間見神來呼之視其貌彷彿所畫者語之曰君無憂至晚且出汗卽能起矣言畢倏然去及暮果汗而愈後歸畫其像事之

僧時蔚

吳西山聖恩寺僧時蔚號萬峯温州樂清金氏子元末名僧長于嚴高第也初學成請於師出遊師謂曰汝逢汝名卽住至蘇止於邵尉山東麓曰玄墓建大藍若初未嘗識字旣超悟禪乘遂能作書偈語皆可誦雖僧服而不去鬚髮自爲贊有束髮辨頭陀留鬚

紀錄彙編卷一百七十

四

行

表丈夫之句洪武辛酉朝廷聞其名使徵之使未至之七日蔚已前知謂其徒無念曰吾與之無緣汝當應召吾今去矣遂沐浴入涅槃遺命毋焚屍越十三日肢體猶溫以瓦缸覆屍而葬無念入覲大被寵錫後任湖廣之九峯寺與蔚埒望焉蔚素精堪輿家學嘗言玄墓形勢爲三龍三鳳勝絕天下卜葬者多扣之蔚未嘗輕答也老患痰氣語其徒曰吾當服城中沈以潛藥吾與之有緣也彼在京師今夕且歸矣宜往速之徒如教至沈氏則以潛初未歸也返命仍遣之往及夜因寢其家門下待之二鼓以潛果歸聞

之異焉卽往治疾卽瘥蔚謂曰荷君治疾無以爲報
有地於此請奉以爲尊夫人壽域因指示竺山後一
穴稍下六尺云是雖微劣至六十年後家當大發後
以潛竟用以葬其母至成化間以潛諸孫屢等皆以
富甲其里布政杰諭德壽相繼取科第門戶赫奕距
塋時恰及六十年矣予聞諸以潛末孫注者如此然
留鬚云云實石室僧語意蔚非蹈襲殆是偶合耳

浦應祥

吳人浦應祥成化丁酉領鄉薦老於禮闈凡三十有
八年至正德甲戌始就選得同知高州府自言初領

紀錄彙編卷二百七十

五

吉

薦時嘗夢乘肩輿行而其前有一僧昇之後數夢皆
然迨得官自京師挈一僧歸吳道上值險或涉行潦
輒令扶輿而過數日始恍然憶往時所夢僧正此也
此一小事兆於三十餘年前人生得喪豈偶然哉

范汝輿

范汝輿文正公之裔孫也爲府學生秋試失利還道
經一神祠乞靈焉夜卽祠下宿但夢其友婿秦銳盛
服坐堂中而已不解所謂次舉遂捷故事舉子得解
州府例送捷報牌其前著舉子名第自府官以下皆
刻銜且名姓汝輿第後偶散步於堂見楣間所釘牌

中一行曰同知秦銳乃悟前夢爲之驚嘆

產異

今年秋冬間常之武進人張麻妻一乳五男數歲前
長洲二都十五圖人吳奇妻一乳四男皆不育姨夫
徐文甫嘗見人擔二兒其腹皮相粘不可劈狀若交
合者云亦出胎時死

黃提學

前南畿提學御史黃先生如金莆田人弘治甲子舉
福建鄉試第一前此有鄰縣儒學一齋僕祈夢於九
仙欲知是科解首所在得報云烏一黃二水桶門裏

紀錄彙編卷二百七十

六

吉

借問黃如金便是思本學諸生無此姓名者必他邑
人也乃之莆田訪焉侵晨順途而至一所有兩人立
於門僕揖之曰此有黃如金秀才家乎曰此卽是也
問兩人姓名曰烏一黃二皆黃氏僕也窺門中則有
水桶在焉遂以夢告已而先生果占首選莆田商說

江東籤

吾蘇江東神行祠在教場之側以百籤詩決休咎甚
著靈驗記所知者數事云長洲耆儒趙同魯年八十
一有疾卜籤得詩云前三三與後三三是歲同魯卒
乃九月九日也或言兩三三爲九九亦正合趙壽數

縣橋居民許氏爲里長當解軍至湖廣五開衛憚遠行所欲規免得詩云萬里鵬程君有分旣而解至都司司門有綽楔其扁曰萬里鵬程許舉首見之始憶神語長洲學生周景良庸鄙不學秋試年間科各得詩云巍巍獨步向雲間自謂得雋之兆及試於提學憲臣乃被黜爲松江府吏而雲間實松古郡名也府學生陶麟累舉不第卜以決進退得詩云到頭萬事總成空以爲終無成矣後應貢初試時編號得空字遂與貢入太學正德丁卯始領鄉薦其朱卷號亦空字辛未上禮部亦如之遂擢進士予師毛先生欽少

紀錄彙編卷一百七十

七

怡

時春一妓情好甚密妓謀託終身焉私以一釵遺之約以爲聘資先生持歸意頗猶豫潛往謁禱得詩云憶昔蘭房分半釵其末云到底終須事不諧先生讀首句爲之驚竦下拜時釵猶在袖也於是謝絕之嘗讀祠記云神秦人姓石名固

五足牛

今年有僧自京師携一牛至蘇有五足一在後胯下短不及地其蹄類人手而五指間有皮連絡僧牽於市乞錢予親見之嘗聞正統中吾鄉劉原博先生上京師其子宗序見道旁人家畜一牛五足其一生於

領蹄及向上以告先生先生曰牛土屬而蹄尤其賤者今反居上得無有小人在上而生變者乎後二歲爲已巳其言果驗

變鬼

南京華嚴寺僧月堂者往年以募緣遊食至貴州聞土人言此中夷俗有人能爲變鬼法或男子或婦人變形爲羊豕驢騾之類囓人至死吮其血食之宜慰土官重法禁之而終不能絕戒僧云卧時善防之僧與數人宿寺中夜深時聞羊鳴戶外少頃一羊入室就睡者身連齏之僧念之得非向人所云乎卽運禪

紀錄彙編卷二百七十

八

劉玉

杖力擊其腰下一羊踣地遂復本形乃一裸體婦人也執而縶之將以聞官婦人哀叫不已天明倩人往報其家家人齊來寺中羅拜求免出白金三百兩爲僧贖婦命僧受之乃釋婦使去他日僧出郊見土官導從布野方執人生瘞之問旁觀者云捉得變鬼人也僧自爲

李智

吳中焚屍人亦大有邪術有李智者尤精於此嘗操舟出東朱村見岸上方焚屍謂同舟者曰吾聊戲之使一人偃卧智戟指默誦咒已呼其人起坐則岸上

之屍亦坐使立則屍亦立使抱已首屍亦抱焚屍者之首旁觀人皆驚怖焚屍者悟曰有人作伎倆欲敗吾事耳智在舟中忽變色謂諸人曰渠不善爾輩姑避去吾有以待之卽趨抱柁而伏俄聞有聲拉然如霹靂柁爲之寸斷智起而喜曰免矣問其故云本人亦高手本是爲戲不期便欲相害若吾術稍劣於彼適已碎吾首矣嘗有人從智學未盡其術而背去自於他所焚屍竟日了不焦灼悟曰吾師所爲賞錢物往拜謝及還火須臾便著

都德說

海島馬人

紀錄彙編卷二百七十

九

數年前有巨鰲自海外漂至崇明中有七人巡檢以爲盜執之七人云吾等廣中海商舟入西洋爲颶風飄至此耳非盜也送上官驗視檄遣還鄉其人自言在海中時嘗泊一島欲登岸取火忽有異物四五輩人形而馬頭自島入水而因以頭置船舷作吁吁聲諸人中或舉刀斫其一首餘悉奔去吾等度其必呼同類來復讐亟解維張帆行未食頃有馬頭者百餘輩入水濱跳踉欲來擒執而風利舟駛莫能及倘少遲已落其口矣

祝氏牧兒

海鹽祝主事家有牧羊兒年十餘素善飯一日牽羊歸就午食庖婦故不與以戲之牧兒去泣於田間一道士過見之問曰汝何哭告以無飯道士出懷中黑丸大如龍眼授之曰食此自當得飽勿嚼碎兒吞之覺腹中充然道人戒曰無語人也遂去兒暮歸不食明日亦不饑絕穀者五六日庖婦疑其盜米自食也白於主人主人召兒將鞭之兒畏而吐實主人異之明日使他兒與俱曰若復遇道士一人力挽其衣一人歸報二兒到向地則道士又至矣語兒曰爲何漏言謝曰畏主責耳道士以一手支其領一手擊其頂

紀錄彙編卷二百七十

十

間前黑丸自喉躍出復藏於懷兒極力挽留問此何物曰汝知有所謂交梨火棗者乎此火棗也久之主人聞報而至將去數百步道士雙足遽陷入土中稍近益下僅露其首旣而首亦不見土上都無窾穴驚顧道士已在隔岸拱手而滅自是牧兒復食吾鄉戴區人蘇盤時爲祝塾師親見其事

劉宗廉說

魂魄

高皇帝嘗怒一內使灑掃不如法命引出斬之被縛至市猶布金團背子綠衫市人觀之遙見內侍前有拱手立者一人狀貌衣冠畧無少差甚疑怪之旣而

得旨停刑方解縛前立者冉冉而逝疑此爲魂魄云

劉公望氣

鄱陽之役兩軍接戰方酣 太祖據胡床坐舟端指
揮將士誠意伯劉公侍側忽變色發謾言引手擠
上入舟 上方愕然俄一飛礮至擊胡床爲寸斷
上賴而免戰勝之前一日 上疲極欲引退公密奏
曰姑少須之明日午時吾氣旺矣已而果以翼午克
捷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一

庚巳編卷第八

陸粲

星變

弘治末浮梁戴公琳餘姚史公琳同長內臺史公素善占候見災惑犯執法以語人曰司憲之人其有憂乎是歲十二月戴公卒或謂史公曰公言驗矣曰未也前累疏乞歸未得命尋感疾越明年正德紀元正月竟終於位災惑始退舍

張宗茂

紀錄彙編卷二百七十一

乙

吉

吾蘇玄妙觀道士張宗茂有道行以符咒著靈驗鐵甌巷陳舉人汙家有黃鼠貍數十逐逐成羣白晝公出搏食鷄畜鬪壞衣案占上云是怪汙將討宗茂符治之未暇便說一日宗茂晨起誦經忽有拱立於前者視之人身而首則鼠貍也拜訴曰吾輩與陳舉人家有夙冤欲報之彼來求師師無豫吾事宗茂叱之忽不見即詣陳氏告以所見為咒水祓除書符鎮之怪遂絕宗茂後年老無疾坐逝為近時羽流稱首夫

陳崇仁說

洞庭鷄犬

今年洞庭山民家有黃犬生雙角長寸餘又一家有母鷄冠尾忽長遂化為雄能引吭高鳴道官薛明淨聞其地一巡檢說

飛魚

沙湖富人丘氏家有魚池近外港夏月大雨水溢鯉魚長數尺者率諸魚一二飛出港而去至暮水漸退魚復還巨鯉仍在前諸魚從之飛擲空中如羣蝶交舞嘗觀范蠡養魚經中有魚能飛去之說觀此信然若去而復還則尤異也徐翁

玆說

蜂化促織

紀錄彙編卷二百七十一

二

吉

相城劉浩性好鬪促織嘗侵晨出樓門見水濱一大蜂以身就泥中展轉數四起集敗荷葉上心怪之還過其地見蜂猶在身已化為促織頭足猶蜂也持歸養之經日脫去泥殼則純變矣健而善鬪所當無不勝者物類之相感化固然

人病

弘治中常熟縣民婦生兒一身兩頭出胎即死人爭往觀有與之錢者民貧覲久得利乃斃而藏之乳醫周媼者為予言曾為人家看產兒有四頭連綴一項驚懼殺之媼秘其家姓不肯道

穀亭狐

弘治中杭州衛有漕船自京師還至山東時冬天河凍停舟八里灣其地去穀亭鎮八里故名一日薄暮有婦容服妖冶立岸上呼兵士爲首者求寄宿曰兒此間鎮上人將歸母家日暮不能及如見留不敢忘報兵拒之嬾不肯去天益暝請益巫言辭哀婉兵不覺應曰諾卽留之宿兵所卧處僅與隔一板中夜嬾呼腹痛嬌啼宛轉兵聞之心動乃自起煎薑湯與飲稍逼就之婦殊不羞拒兵遂與狎綢繆傾倒良以爲奇遇也五更天大雪嬾辭歸謂兵曰兒家去此不遠

紀錄彙編卷二百七十一

三

王

君有心者兒今夜當復來耳兵曰幸甚以繡枕頂一副併所市猪肝肺遺之云子可持歸作羹奉母也嬾起凌雪而去兵寢日晏未起時舟中諸人皆知之或起循其去路視積雪中乃有獸蹟數十大怪之共計曰彼羹而尤且侵夜來未明輒去寧知非妖乎呼兵起訊之初尚抵諱引登岸指雪蹟示焉乃太驚吐實相與到鎮上訪之居人或云此地有數百年老狐變幻惑人多矣君所遭者將無是乎亟返舟集衆持器械薪火而行逐其蹟至野外轉入幽邃蹟窮見大樹可數抱中穿一穴枕頭猪肝皆掛樹枝上衆喜曰此

必狐窟也環而圍之投薪穴中燒焚良久一狐突烟而出衆格殺之兵神癡旬日乃平復

真武顯應

松江富人丁生者壯年無子其妾有姪丁禱於所事真武之神云如生男長成當親携上太岳燒香以謝神貺已而果得男長至六歲丁與妻妾謀將踐誓言皆以子幼道險欲更須數載丁以初心不可違強欲一行從兩僕携其子而往甫至舍於旅邸其子忽疹數日竟歿丁悲慟怨曰吾父子至誠數千里而來神不賜福亦已矣而更使得此禍乎又數日痛稍定乃

紀錄彙編卷二百七十一

四

登山留兒柩旅邸囑邸翁善守之越三夕兩僕來詣翁以王命載其棺而去詰朝丁至問棺所在翁具言僕故丁訝曰兩僕從我上山今尚在後安得有此僕至翁面質之亦駭聘疑翁有他故矢天自明丁大慟曰吾違妻妾之言強以吾兒來今既歿又併骸骨而失之吾歸何以見家人也吾有歿而已既入舟日常涕泣不食奄奄殆至滅性同歸者多加寬慰使進食抵松未至家數里遣一僕先歸報入門主母出盛怒詬其夫曰汝唯一子行數千里忍令他人挈歸於汝心安乎且責僕以不諫其王僕驚不知所對乃奔告